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六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二

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_缺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_缺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

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臨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 缺 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巛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 缺 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戆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豖即豕字）

制曰可（制字高出一字司徒公題名在此行之下司空在雒陽宮之下）

元嘉三年三月廿十（七字）日壬（壬字）寅奏雒陽宮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

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

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
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
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
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
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
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
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讚曰魏魏大聖抶抶彌章相乚瑛字少卿平原髙唐人

令鮑疊字文公上黨乜笛人政教稽古若重規　乚君

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一人

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始闕抶即赫字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龢碑無額在兖州仙源

縣威宗永興元年立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

鍾繇書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吴雄司空趙戒奏於上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為之時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于朝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見漢代文書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廟碑樊毅復華祖碑太常耽無極山碑與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二也郡國上朝廷三也按孔僖傳云永元四年襃成侯損徙封襃亭侯子孫相傳迄于漢末襲襃亭之封者

二人此碑與史晨碑皆在永元之後仍稱褒成又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韓勑碑陰有褒成侯建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爾鍾繇以魏太和四年卒去永興盖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隸釋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来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

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年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吴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曾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録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

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集古録

右孔子廟置卒史碑其前有司徒吴雄司空趙戒奏章歐陽文忠公具載于集古録具後又有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文字尤為完好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

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戸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通髙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具詞彬彬可嘉故備録之且以見漢時郡國奏記公府具體如此也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

金石録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葢魯相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吴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葢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葢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　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隷釋録其全文葢漢文髙古難得將以供學士大夫之嗜好而不特此碑然也凡予

之録漢刻其殘闕者皆以洪本足之 都穆金薤琳琅

此碑都少卿玄敬考據始末甚明楊用脩金石古文全録之但碑中奏洛陽宫下有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趙戒字意伯二十四字内闕四字而二公不之及都云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隷釋録其全文而竟遺此豈二公但憑抄録未見搨本耶碑後又有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三年造元常獻帝初

始為黄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

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其叙事簡古隷法遒逸令人

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戒范史

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袁

宏又作誡趙崡石墨鐫華

三代彝器欵識世不多見壇山石鼓剥落亦甚其他

自泰山嶧山之冡而下惟兩京為古余嘗檢洪丞相

隷釋見此碑列于第五而近世都玄敬楊用脩徐獻

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豈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往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此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盛時泰玄牘記

此魯相乙瑛上書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府請置孔廟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廟祀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雄戒奏可維陽宮如瑛言又詔選能奉弘先

聖之禮為宗所歸者當桓帝時雄戒諸人猶知崇聖如此初戒慱學明經劾奏貪殘不避貴戚後與子堅定策不能終執本議卒致傾覆是非真能崇聖者按史元嘉止二年碑稱三年三月者葢是年五月始改元永興耳章懷謂戒字志伯碑作意伯趙明誠疑避桓諱似矣碑即今公移復爾雅簡質可讀書益高古超逸魏才代漢便不能無小變至六朝極矣極之而復故唐為近古評者槩多别論是非深於分法者

郭宗

昌 金

石 史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八分書永寧元年六月今在曲阜縣廟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氏隷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魏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寛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黄霸傳補左馮翊二

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多寡以别之

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金石文字記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雄顏缺育缺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驩思嘆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丌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繇發

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粮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杼玄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上士字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邈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

太一所授前門九頭以什言教後紂百王獲麟來吐制
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
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
義以俟知真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逴越絶思
脩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出
誠造 缺 涑不水解工不䍐賈深除玄汙水通 缺 注禮器
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
報天與厭福永享牟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

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缺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潁川長社王玄君真二百河東大
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太守魯麃次公五千故會
稽太守魯傳世起千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故從事魯
張嵩眇高五百相主薄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
德三百

右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無額威宗永壽二年立
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

得嬰兒于空桑是為伊尹蓋托之神物與履拇吞鳦同或曰空桑地名也此云聖母顔氏育於空桑不經之甚㵐歎者以歎為灘也聖妃者以妃為配也雷洗觴觚爵鹿俎梪籩豆禁壺者以雷為罍以俎為俎也古爵三足而兩柱前若噣後若尾有爵之象趙曰青州近獲一器全為鹿形此所謂鹿豈非肖其形因以名之乎說文木豆謂之梪豆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禮器曰大夫士棜禁注云禁如今之方案儀禮鄉飲

酒禮戶間斯禁設簏于禁南注禁切地無足者喜與

上下文符甂輿汙協韻當是壺字也胡輦者瑚璉也

洪氏隸釋

碑以攸為曁隨音馳邁即邁字湅即漆字 全上

右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

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

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

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刀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醨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集古錄

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據碑孔子舅顏氏居魯親里

丌官聖妃居安樂里魯相河南京人韓勑字叔節復其里中徭役以尊孔子孔子廟舊藏車見毀于泰項之際勑修立宅廟造俎豆瑟鼓之屬更作二輿時桓帝永壽二年也集古錄目

右韓明府孔子廟碑其略云君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造二輿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又據字書柉木皮可為索壺陳樂也亦非器名皆不可曉故

并著其語以俟知者俟余後見汶陽陳氏所藏古彝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者因其形而名之爾 金石録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剥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甞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為勑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朿謂誡也王者出命令以誡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

賚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誤作縣樓架勅書於昌樂榜為敕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敕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誤蓋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敕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為勑可不戒哉廣川書跋

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勅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程字伯嚴

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為飭漢碑范史多用敕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婁機漢隸字源

右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予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之末而其說尤熾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玄河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

孔子乾坤所挻西狩獲麟為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後之君子以為漢儒之陋狹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以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嗚呼於漢儒乎何尤 金薤琳琅

此碑都楊二公録闕七字而余所獲搨本止闕五字多一皇戲統華胥戲字一以俟知臾奥字二公前余八十年都所收又云舊搨本而闕字反見于今何也且都録碑陰謂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較都家舊搨本

闕三十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暠終洛陽王敬都家本始涿郡太守魯麃次公終河南樊文高按碑文韓明府下已列頴川長社王玄君真至相史魯周乾伯德八人似不應碑隂重録隸釋首正少此八人于漢文簡古之體為合而都本乃重出不知何故惜不得至碑所一證之至若碑隸書與卒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玄敬乃以雜用讖緯薄之余竊不取焉

石墨鐫華

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通一册吾鄉羅公所藏元孫淵泉假以示余碑言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按爾雅十二歳名申曰涒灘永壽元年乙未此言申者則次年丙申矣霜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日也此皆漢人尚讖緯之學故文字竒異如此其佗則洪丞相都太僕言之巳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_{玄牘紀}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才剥蝕十一二文字存者

猶有鋒鍛文殊高古尚可讀豈神物固有鬼神呵護耶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蹄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髣髴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公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勑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勑自名者是以勑為勑也已見廣川書䟦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勑從力來聲音賚勞也

亦作俫俫訓來答勤曰勞撫至曰勑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勑為敕譌也敕從攴朿聲誡也攴小擊也又有朿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又攴傍加朿音策馬箠也朿讀若刺又敕從支朿聲音其木别生也支持也與攴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㷀永叔謂人無名敕者亦屬臆說因記得一事余方謂石千年猶存當為鬼神呵護有一憲使宦曾者余以此碑為托憲使檄曲阜令致得數搨以印鈐手版報云曲阜諸生大閱石

已薙粉矣取家藏者應命耳余深痛神蹟永絶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每一展玩撫几興歎後復有至自闕里者謂石歸然無恙因出所搨視余嗚呼天下萬事無憑如此然亦足喜也 金石史

魯相韓勑造孔子廟禮器碑八分書永壽二年九月今在廟中碑兩旁並有刻字 金石文字記

韓勑碑陰

曲成侯王暠二百河南成睪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河

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兖州從事任城李育季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鎮元世二百彭城廣戚姜尋子長二百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平原濕陰馬瑤元異二百彭城龔治世平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河間束州齊伯宣二百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潁州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朱國公陳漢方二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

二百任城畨君舉二百任城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
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主簿薛曺訪濟興三百相中
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薛亐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 鈌
遠百騶韋仲卿二百霰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
陵少初二百故督郵魯开煇景高二百魯曺悝初孫二
百魯劉元達二百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郎中魯孔
宙季將千御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
魯孔曜仲雕二百霰士魯孔方廣率千魯孔巡伯男二

百魯孔憲仲則百尚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二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褒成侯魯孔建壽千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亐如尗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魯夏侯廬頭二百魯孔儀甫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文陽王逸文豫二百魯石子重二百北海劇袁隆展世百魯周房伯臺百遺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河南雒

陽王敬子愼二百

右韓勑碑陰六十有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者乃其父黨也題名於韓勑碑左凡八人魯之二廌一傳不名者別守相之尊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已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季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暢六人不書字者亦示其卑於

長史李謙也孔僖傳云永元四年徙封孔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碑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所謂褒成侯建壽當是孔損之字
傳作褒亭其說在孔龢碑
自永元四年至永壽二年亦六十五年矣題名中孔族凡十四人有譜可考者曜及郎中宙御史翊侍郎彪皆孔子十九世孫也建壽爵齒俱尊而在子姓之間宜其不名餘人雖不見爵秩當亦是一時耆老獨曲成侯王暠一人不稱字豈爵雖襲而

年尚稱者乎蘇漢明者巳鐫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張普朱熊五人書體不同盖後人所增者隸釋自曲成侯王嵩二百河南成臯蘇漢明二百而下共六十二人孔彪孔宙皆在列中復齋碑録

右韓勑碑陰隸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較予家舊搨本闕三十有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暠終洛陽王敬予家本則始涿郡太守魯麃次公終河南樊文髙又有大不同者豈隸釋得之傳録故有此誤要當以搨

本為是抑此及史晨後碑歐陽公最號博古皆未之見唯趙氏金石録有之金薤琳瑯

韓勑碑陰金薤琳琅本

故涿郡太守魯麃次公五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玄真二百故會稽太守魯傅世缺千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樂安相魯麃季缺千缺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曲成侯王暠二百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潁川長

社王季孟三百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河南成
皐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汝南宋國公陳漢方二百
郎中魯充甯季將千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山
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御史魯孔翊元世千故兖州
從事任城吕育季華三千任城番君舉二百太尉掾
魯孔凱仲弟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任城
王子松二百魯孔曜仲曜二百魯孔儀甫鈌百故穎
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任城謝伯威二百處士魯孔

方廣率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任城高伯世二百魯
孔巡伯陽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趙國邯鄲宋鎮元
世二百相主簿薛曹缺濟興三百魯孔惡缺則缺文
陽缺　文豫二百彭城廣缺姜尋孔長二百相中賊
史薛紹興公二百尚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三千平原
樂陵朱恭敬公二百薛缺高缺　魯孔缺漢光二
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平原隰陰馬缺元冀二百
相史卞吕松遠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彭城公

治世平二百騶韋仲卿二百襄成侯魯孔建壽千河
南維陽王敬子慎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處士魯
劉静子著千古從事孔樹君德千京兆劉安初二百
故薛令令河内温朱熊伯珍五百故從事魯王陵少
初二百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下邳周宣
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故督郵魯升煇
景高二百故平陵令魯麃侯元世五百行義掾魯弓
如叔都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魯曹性初孫二

百魯劉仲臣二百北海劇袁隆辰世百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魯闕元達二百魯具侯盧頭百魯周房伯臺百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闕尉闕

安李興五百相守史諱在芳世祖二千魯孔建壽二百時令漢中南鄭趙寡學子闕魯巢壽文闕相闕

賜公闕煇世平百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琮叔舉五百河浦退師度闕澤賢闕魯傅闕于豫二百侯我交父治真百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左

尉北海趙福字仁直五百南陽平氏缺 二百
魯缺 三百魯孔昭叔祖百元盧城子二百山陽瑕
卬九百元臺三百魯齊伯賢二百河東臨汾敬缺子
直千泰山鎮平弇仲元二百缺 狼子二百國廣張
達平二百其缺處士魯劉聖長二百河南雒陽左叔
虞二百泰山費淳于陵季遺二百上黨長子楊萬子
三百河南偃師骨缺通國缺 東郡武陽董氏二百
政缺 侯相彭城劉缺伯存五百處士魯孔徵子缺

二百河南平陰樊文髙二百

右都少卿所録與隸釋所録不同今並存之

韓勑脩孔廟後碑

皇漢帝元永壽三丰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升布天德帝拜大臣曽曽玄玄曾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孔聖素王受象乾从生于周衢匡政天文德豨燿缺作應星神揩易制孝廾出大人徵符洞雲論要道根亦書黄字蜚于倉天北落復下大帝閶門龍缺　精歴星

官雷動玄紫穀隱缺震春秋旣成效以獲麟功定道立封禪缺玄缺魯天地窮冥精皇炳辟河雒摘靈散六制二百生師經元德浸潭孝道滋榮爲漢制作萬世缺功未誦受命以授煌煌帝缺載缺天意流通第缺

生徒三年素王以下至丐北生聞名傾耳視若見形天挺三五三九之缺德缺子度終獲麟天爲移拒曰缺賢俊以傳君以順顯臣以無衍韓君於氏憤惜之思惟古之嘆念缺畜缺爲世實具受

符相曾敷舒缺　　謁廟拜墓感有
曾玄脩飭舊宅侯神廟堂自缺瘍域庫室中郎立先王
禮樂器缺　　二輿朝車威熹歷日
久長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崇聖帷坐蔓席十重改畫聖
象如古畫缺　　　章規
柜玄汙唯深且方宅廟悉脩敬滑蘖房缺　　道
路缺　閟周衛行缺
恭肅春秋烝嘗欣樂之情和見於顏帷墓以缺

歷秦缺高缺業文缺　君於
缺　龍缺　玄禮有制度國疑少碑壇法不即
缺　碑缺　造石壇缺
遣上公名卿奉表牢祠来缺　作
大升缺　方缺　之用缺　韓君缺
政以弘缺　四方土梁異人同心共術韓君德政缺
銘約缺　曰其安缺
以臨東海功缺伊望兆歌欽烈蘭芳青雲自

缺　郡缺　　　矜民缺魯之日缺
盛隆恩及孤弱惠閔缺窮民共缺魯飢寒得充業以土
屋缺小惟康存舊缺德夫缺所行缺　足用渠英
徐缺楊缺望者成行顧彼豫缺獨專景缺且立表石勒
銘之功君輔漢室聖帝缺躬子子孫孫封缺　石表
基垂名八皇
府君諱勑字尗節缺郎缺　字仲則弟缺字子臺東海
缺敬讓字季松河東臨汾人缺　字子雎漢中南

鄭人長史李亮字威明河南人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諱豹字伯尹丞駱景字子雲河南滎陽人道人潁川長缺

君亘五百左尉趙福字缺　北海劇人右尉缺

子興九江浚遒人

右韓勑脩孔廟後碑威宗永壽三年立其間云脩飭舊宅改畫聖象立禮樂器車輿薦席墻室壇井皆脩廟事也其云謁廟拜墓謂孔墓也又云與人同心共述德政即題名中道人潁川君直也樊豹書法獨與

衆異當是魯之前相也

碑以於氏爲於是窒爲室郎爲廊術爲述葯爲藜畐即圖字夢即薦字 全上

韓府君孔子廟後碑永壽三年七月立有碑陰 金石錄

碑云皇漢帝元永壽三年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升布天德帝拜大臣曽曽玄玄云云末有府君諱勑字叔節等題名十一人闕里祖庭記有永壽三年韓勑修孔子墓碑在墓林中當是此碑 王厚之復齋碑錄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
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
左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
累息屏營臣晨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
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
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出酒脯之祠臣即自

以奉錢脩上案食𣪘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
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挈曰玄
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
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
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
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
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土上字有益於民

刬乃孔子玄德燠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
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
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餘 缺 賜先生執事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
異輒上臣晨誠惶誠 缺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缺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
所部從事

昔左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顔母毓靈承敝遺衆黒不代倉缺泝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趍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雒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魯相史晨祀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三年立按永興三年孔龢碑載吴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

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
家穀以共煙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
龢碑中吴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宫此亦奏牘乃云上
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
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漢末專尚讖緯
乃以鉤河擿雒而頌尼父郁哉　碑以倉為蒼煙為
禋汁為叶㑛即佈字挈即契字諆古譽字隸釋
右魯相上尚書章其略曰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

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譓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録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

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集古録

魯相史晨㪷奏出王家穀祠孔子碑建寧二年兖州金石畧

右漢魯相晨孔子廟碑靈帝建寧二年立晨姓字見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蓋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聞朝廷因尚書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

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祭祀知其為魯之賢相也金薤琳瑯

此史晨上尚書奏章盖漢制郡國因尚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事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禋祀可謂知尊聖人矣石墨鐫華

觀此碑與置卒史碑略同知漢制郡國守相奏章雖不得達天子猶得上書尚書府令一切格忌不得行志所以古今不相及也曾相史晨當漢末季猶能上

書享祀孔子空府竭寺咸來觀禮合九百七人亦盛矣哉今時何可得也分法復爾超逸可為百代楷模亦非後世所及金石史

史晨請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八分書建寧二年三月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髙眹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金石文字記

史晨饗孔子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

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　孔子望見闕觀式
路叏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
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
廢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脩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
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
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
户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讃副掾孔

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貟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丘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廱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眈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廧垣壞決作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給令還所斂民

錢材
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肴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敇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徼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叙饗禮之盛其補墻垣治瀆井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其

字畫大小不等蓋史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隷釋

碑以文陽為汶陽濡為壖廋即蒐字允即冗字慮即墻字壞即壞字㒳即内字仝上

右史晨孔廟後碑載當時廟享觀禮者自長史李譙五官掾魯孔暢而下凡九百七人可謂盛矣廟享之後晨復修瀆治井及置守墓之人蓋不但如前碑所云出俸錢以供祀事其有功於孔氏甚大而部史仇誧縣史劉耽亦復補垣除道至通大溝則晨固有以

啓之也吁晨誠賢矣哉 金薤琳瑯

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人復脩瀆置井及守墓人可謂盛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為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後碑止缺一字按都玄敬與楊用脩所録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

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抄錄不及以碑証耶余生後二公而得見所未見為之一快石墨鐫華

右漢史晨饗孔廟後碑予借自淵泉記室同諸家板本讀之俱不甚差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豈簡翁自別刻上得之而遂偶附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玄牘記

漢史伯時祀孔子有二碑前碑載晨姓氏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即修禋祀罷斂民錢後碑晨自出奉錢家穀以供禋祀於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盖古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晨不以寀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金石史

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

二年馬元貞題名

金石文字記

魯相晨謁孔子冢文

右魯相晨謁孔子冢文巳斷裂闕其上一段其略可見者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晨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謁孔子塚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一碑云臣蒙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又云臣以建寧元年到官其一碑云魯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

尉拜以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然則斯碑所載名晨蓋相史晨也金石録

漢故司空孔公之碑隸額闕里祖庭記云孔林有司空孔扶碑碑録云司農孔峽碑在仙源縣墓前建寧元年立農峽二字乃傳寫之訛其文上一半皆巳淪缺僅存其下九行多者十有四字碑云孔子十九世孫則泰山都尉宙河東太守彪臨晉令僖之從昆弟也順宗紀陽嘉二年六月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注

云字仲淵次年十一月免詳此碑之辭乃司空當國時辟史晨之父為士曹屬東閤祭酒後三十有三年當靈帝建寧之元年晨自越騎校尉拜魯相以三月丙申受命四月戊午到官既謁先聖冢遂為司空公刻此碑其文云五內慘惻霰然缺亾父見缺以云後昆蓋是懷舊缺非表阡納壙之文也趙氏以為魯相謁孔子文當是不見其額之故也洪适隸續

魯相謁孔廟殘碑

上闕許缺帝命策授俾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下闕兆蠡缺藏寶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窮下闕揚美風而動物和陰陽以興雨假爾祝仰下闕訪之儒彥稽之典謨聖德設章先民有下闕左貞樸春秋烝嘗幾以獲福昔左周人下闕成共立碑石因而銘之傚自紀籍天下闕

上闕史守封德東海沉基人下闕儒字仲雎東海郯

右無名碑首尾上下皆碎裂餘石纔有餘行詳其辭

非是諛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工役之事前有帝命策授俾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烝嘗幾以獲福蓋是謁廟之文後有訪之儒彥稽之典謨聖德設章及昔在周人之句似皆是鋪張孔子也中云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窮深似指孔林而言或題為駐蹕亭前斷碑此亭蓋在闕里趙氏著錄有魯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末有叔德仲雅題名皆東海人而亡其姓碑以汎基為祝其乃春

秋灾谷之地也　又以假爾為遐通預即質字隸釋

文已殘闕碑云帝命叢掇俾相于魯吉日令辰欽謁

存者八行共百七字兖州石氏題為駐蹕亭前斷碑下缺

碑復齋碑録

孔廟碑

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

曰孔里孔蕞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

泗水上諸孔丘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

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竒木來植故乡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水經注

漢碑

永壽三年故婺州從事孔君德於孔子墓祠壇前立在仙源縣天下碑録　兖州金石略

漢孔林殘碑

篆書碑石中斷字畫磨滅不可讀闕里志

聖賢墓石

孔子墓前石壇刻文　子思墓西石壇刻文皆漢隷字格古要論

古石壇刻文在山東兖州府泗水墓上古今碑刻

漢魯相韓勑復顔氏繇發碑

永壽二年天下碑録　古今碑刻繇發作徭役

永嘉三年立在兖州曲阜縣金石略

莒縣孔子廟碑

過水北逕老子廟廟北有雙石闕甚整頊闕東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建和三年立水經注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埔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七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三

西嶽華山廟碑

周禮識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巛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歳徧

爲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廵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廵狩殷國亦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廵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僊壁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

禱而三祀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丘虛訖今垣趾營
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
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
有餘年有事西巡輙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刋紀時事
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
國亭侯汝南袁逢掌崋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
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福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
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
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
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
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穰凶札揫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
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

若嘉業遵而守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
衣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
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張昜字少
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
王萇字德長
京兆尹勑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
察書刻者頴川邯鄲公脩蘇張工缺君闕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咸宗延熹四

年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紀後會遷京尹乃勑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盖孫璆典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甞為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歴弘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也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為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讀中為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為仲宗則是借仲

為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為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 隸釋

碑云昭卬禮記作瞻仰亢即亢字旁即昉字香即香字即即卽字又以瘢為廢女陽為汝陽 仝上

漢西嶽華山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

宫其下宫曰集靈宫殿曰存僊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来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宫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則余之集録不為無益矣集古録目

右不著撰人氏書佐郭香察隸書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以嶽廟故碑磨滅改立碑作銘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孫璆成之碑以延熹八年立在華嶽其後有

唐人題名集古錄目

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金石略

右華嶽碑集古錄云碑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者樊毅碑跋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盖識誌其義通也今

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識字盖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爾金石録

歐陽文忠集古録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序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外漏後學可忽諸黄某記東觀餘論

西嶽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武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知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大顯於世凡幾何書其顯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實賦之酈道元曰敷水

北遷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絶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實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疇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黄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廣川書跋

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其後

而北流注于渭水經注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于得之御史宋君良弼集古錄引碑文云漢武帝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望仙而以為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金石錄引漢地里志云華陰有集靈宮水經注云敷水北經集靈宮而謂不特此碑載之及觀之董氏書跋云集靈宮漢志既書之桓譚嘗賦之張杲序曰世宗經集靈之宮而復謂三輔黄圖書其制度

藝文類聚亦書其名則又金石録之所未及者此亦可以見博古之難矣金薤琳琅

此碑後題云新豐郭香察書楊文貞公跋謂漢魏之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於今而文貞惟以為郭香書而不曰香察其意葢疑香察不類人名故也隷釋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其說為得此文貞之所未知然洪氏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按徐浩古迹記以

碑為蔡中郎書浩深於字學且生唐盛時殆非鑿空而言者洪氏失之於不考耳 仝上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皇武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録云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惟見於此碑耳余按班固漢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

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金石錄）

西嶽華山碑文見楊用修金石刻亦爾雅可讀為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謂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亦似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燕不韋費長房薊子訓此何人也其行草殊遒勁督策之際不盡如鍾梁二公乃知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弇州山人稾）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為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蔡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為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

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為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石墨鐫華

新豐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隷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為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

訪其石已毁此搨獨巍然如魯靈光並嶽色同來映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銛利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尚碑建於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二名察書者監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啖其肉瀦其宮不暇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尚尊莽制不袁耶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況即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臆說無據可笑也集古録

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逌黄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叔盖代之學鈌漏如此誠為可議然何關名義也則余於此烏容以無辨此猲舊藏墨莊樓雲駒舉以歸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雅余之寳此又不獨以物也_{金石史}

西嶽華山廟碑八分書此為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弘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孫璆遵而成之者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二十四

年地震碑毀華陰郭脩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其末

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

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絶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

之文則香者具名而將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

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為名殆非也 金石文字記

西嶽華山亭碑

惟光和元年歳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守

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

詔書奉祠躬親自湼省從𥠖諷即事有漸散齋畢亭爨室逼𥨍窄字郡縣官屬瀵齋竊處尊卑鏳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燀怒時雨不興曰甘字澍弗介念存黔首懼闕曠紊於是興令巴郡朐忍先譔公謀圖議繕故斷度獮廓立室巽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巳夘興就既成有序亢字休嘉𣪠囍各得塌情福祐是顧剌茲卬𨈆庚卒俠路具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大華優隆皇帝永思祀

典孔明高神宥宴珪璧贄通赫赫左上以畜萬邦惟嶽
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戚事報
功后辟命卿搬粢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空
屑罕有聲神樂其靜瀚彙㵎形尊卑有序黎心致誠因
繕舊室暨頂端平左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祉
是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人王庭為公為
侯福禰来成刻石紀蹟兆亨利貞府丞勃海劉固尉長
功曹史楊儒尋先主簿湖楊尷伯馮供曹掾楊基伯載

史陜許礼文仡縣丞隴西彭和伯怡左尉隴西甄璟肘穿臨輿者門下掾駱瑗伯先主記史相覽文進户曹掾魏嘗威長史田賂文祖將作掾曹鑒孔明仕就务成史

吴武丙昌

右西嶽華山亭碑篆額碑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案淮南子論天之四宫曰咸池者水魚之囿天官書云西宫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昴畢觜参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名曰天

津盖三宿在西宫之中而歳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
咸池爲名所云天津者亦取五潢之意淮南又以斗
杓爲小歳咸池爲太歳而謂其每歳自卯逆行四仲
即陰陽家所推以忌乘航者是也許祭酒注云咸池
星名水魚天神盖經星隨琁機之運不可離其次者
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故晉志又云咸池魚囿也隷釋
碑以俠爲夾斧即布字絫即素字啟即啓字肖即
肯字㝵即㝵字仝上

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據碑漢光和元年弘農太守河南樊毅字仲德初至郡親祠西嶽以其齋室逼窄使縣令昫脁先議繕治之明年正月巳卯而就立此碑 非古錄目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二年立在華州 漢隷字原

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
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
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㬅不脩大室春秋作讖臣以
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
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𣹢潤宿麦惠滋蕕庶臣即
日以詣書齋祠雪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歡民喜誠
聖朝勞神日昊廣被四表覆㴱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
小莫不𢉖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又書言縣當

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槀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賊復出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錢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掾臣條屬臣准書佐臣謀
弘農大守上祠西嶽乞縣賦發差復華下十里以內民
租田口美狀

右樊毅乞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狀此碑全載光和二年十二月壬午奏牘別無它詞蓋發到郡即遣官屬繕治廟宇縣令以地當孔道一歲四祠有養牲之費調發之勞故為華下十里之內希旬恩䘏雖不同孔廟卒史碑併載朝廷施行語案後碑云上奏復賦克

厭帝心則知已從其請矣碑後有唐興元中縣令盧傚題字云碑在廟北隙地没于荒榛時方從之縣治云隷釋

此碑菿為黎瀐為漸前漢志注云三輔黄圖漸臺亦作瀐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

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次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嶽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

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録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録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集古録

隷書不著名氏漢弘農太守樊毅上尚書表也毅使從事荀班華陰令先讜繕治嶽廟并復華下十里民田租口筭以其事表上光和二年也碑久湮没唐興元元年華陰令盧傚求得而為之記八分書於碑末在華嶽廟中集古録目

光和二年立在華州碑久湮沒唐興元元年華陰令

盧㣲求得而為之記八分書於碑末集古録目作修

西嶽廟復民賦頌　漢隸字原

樊毅脩華嶽碑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

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

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

設五嶽之奠𢦏燎瘞埋致敬神祇爻用昭明百穀繁殖

黎民時雖鳥獸率儛鳳皇來儀曁夏殷周末之有改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䐺濊篤災必降秦違其典辟
遺鄗池二世以亡
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
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散用玄牡牲牷
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
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
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鋤撫瘠民

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
復夕惕惟寵禄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
傳置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坐室不脩春
秋作識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
館圖珍琦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
已著暫勞久逸神兆有憑自古泰山郡邑由存五嶽尊
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内工商農賦克厭
帝心嘉瑞仍臻風雨應時溉潤品物君舉必書兄乃盛

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龍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蓋曜音軨永有昭識其辭曰

兩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雍沓洪波汜瀯堯命伯禹決江開汶汎靈既安鈌地民乃列祀典𢑱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血主遵脩永亨歷年亦鈗煌煌受茲介福京夏豁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㴝本

枝繁昌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逵奉神禮改傅飾廟靈則有濟降瑞僉祚景風凱怫惟風及雨成栽稷粟穡民用章康爻室宇刋銘紀誦克配彂甫

右樊毅脩華嶽碑華嶽有樊毅之碑三華亭及華租碑皆云祠事在元年季冬華亭碑云繕治就緒在二年正月此碑叙始祠乃在二年十月與前不同盖此碑多誇如云復十里内工商農賦夫以祠祭勞民養牲貴豪為農乞復租筭可也工商何與焉前碑以午

年季冬巳巳齋祠至来春巳夘一旬之内工役巳就則所脩者散齋外亭爾盖是以次整治工役相繼至未年之冬衆作咸畢十月之祠乃是次年再舉此云役不干時而功巳著盖欲美其速成故不引午年之祭也碑云有漢元鍚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按范書樊宏封壽陽侯樊丹射陽侯樊尋玄鄉侯樊忠更父侯樊茂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𦤺即丹之後也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

謝者樊丹封謝陽即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
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為射陽侯
乃其地据此則傳以丹為射陽誤也 隸釋
碑以職方為識方墠為禋挈為黎濊為穢瀸為漸
兄為況音軨為億齡彛即舜字畣即荅字尒即介
仝上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
仞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

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末之有改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畀廟舍久舊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

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譌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集古錄

漢樊毅修華嶽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巳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

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全上

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漢光和元年華陰太守修嶽祠記也并唐貞元三年檢校太子庶子董叔經等十五人題名附集古録目

右樊毅西嶽廟碑云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按春秋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而禮卒哭乃諱鄭氏以謂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

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又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卒哭而諱其名實始於周而生死皆稱諱西漢已如此矣然則生曰名死曰諱又出于近世也有以見後世忌諱愈密如此然生而稱諱見于石刻者甚衆不獨此碑也金石錄

裴岑華嶽碑

華岳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水經注

華嶽祠堂碑

華陰縣華山下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黄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元帝又刋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内又刋傳中司隷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欝然脩平是太康

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
從其遞力脩立壇廟引道樹栢迄于山陰事見永興
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水經注
漢華嶽廟碑在華陰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之碑黄
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與鍾繇各於碑陰刻二十字
此碑垂名海内陳思寶刻叢編
西嶽和山亭碑
華州金石略

漢西嶽石闕銘

右漢西嶽石闕銘云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六日戊子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勲為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尺其後為韻語文詞頗怪又時多假借時有難曉處永和漢順帝晉穆帝姚泓皆有此號穆帝時華陰不屬晉以此碑字畫驗之恐非姚泓時蓋漢刻也又按晉書載記姚興與泓傳本朝宋莒公紀年通譜皆云泓以義興十二年即偽位改元永和獨帝紀

作十一年未知孰是因考永和年號并記之 金石錄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右漢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二年來請雨嵩高廟按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章懷太子注引前漢書武帝祀中嶽改嵩高為崇高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復為嵩高今此文乃熹平四年可以正漢史之誤又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

子度而延篤傳注又作李度今此碑乃云字伯弁亦當以碑為正 金石錄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惟中 缺 嵩高神君 缺 休 缺 最純春生萬物 缺 寸起雲潤施原流 缺 宣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 缺 奉起 缺 盡勤 缺 功德刻石紀文 缺 顯 缺 異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陽城 缺 長左馮翊萬年呂常始造作此石闕 以後列職官姓名字多漫滅不可識

八分書元初五年四月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圮而其文剥蝕殆半若少室啓母二所即闕亦就隤矣竝天晉天也古人省文　嵩山三石闕不載洪氏隷釋故今録其前文此三闕巋然尚在而永叔德父當宋之盛時何以皆未之見則知二録所不及載者固多也 金石文字記

開母廟石闕銘

缺　開母廟　缺　神道闕時太守　缺　朱寵丞零陵
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
河圍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
作掾嚴壽伍左福　已上題名　缺　百川柏鯀稱遂
缺　浩浩下民震驚　缺　寫玄九
山甄旅　缺　漢山辛癸之間　缺
斯民同心濟　缺　皆又遭亂秦　缺
馮神猵彼飛雉　缺　符瑞靈支挺生

缺 緜清興雲降雨缺 不歇比

性乾坤缺 我君千秋萬祀缺

銘功昭眡後昆缺 二年以下銘文重曰缺

德洋溢而溥優缺 則文燿以消搖

缺 皇極正而降休缺 芬茲楙

于圃疇缺 木連理於脩條缺

胙日新而累熹缺 咸来王而會朝缺

九域缺其脩治缺 祀聖毋乎山隅

缺

神缺亨而缺格缺　撜我后

以萬祺缺　于缺樂而囧缺　永

歷載缺而保之已上後銘文

篆書延光二年令在嵩山啓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

啓之字曰開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

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内第三行止六字以少

室石闕所列官名参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

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

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
蓋亡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又曰
闕式以石條累砌如墻而闕其中石質甚粗劣空地間
雜刻花紋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也内彸徐二字
皆從彳　嵗屠維協洽暮春予親至廟下視此石闕并
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
容故轉而刻于其旁仍亡其上一層也　重曰二字出
楚辭遠游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并叔誤以為

重日而云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漢書班婕妤自悼賦文選潘岳寡婦賦亦竝用重曰二字金石文字記

少室神道石闕銘

缺 林芝缺日月而缺

三月三日缺 郡陽城縣興治神道缺

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戸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缺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穌

戸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篆書今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舖西距少室山尚十
餘里當是漢時廟在其地焉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
二十一行行四字其所列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其
為一時所立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
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
夏陽縣而上無郡名亦亡其上一層矣其見存之文
每行四字　金石文字記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七